

青海
之书

马海轶

我向往秋天
下雨的秋天
叶子发黄,落下
落在扫帚边的秋天
秋天我和落叶一起
被扫过,被收留
收留在眼里,心里,琥珀里
琥珀,琥珀
不是又薄又脆的诗句
而是又深又黑的巷子

我向往夏天
雷电的脚点过后
树梢微微颤栗
风压住了其他对话
那些声音低低的
回荡在最小最弱的植物间
夏天,没有最小最弱的
谁都是一生
我也是一生

我也向往春天
绿色的心,绿色的眼
而且一天比一天亮
还有芳香引起的混乱
一天比一天热烈
围着心的十个孩子
一天比一天淘气

但在春天,我不能说
我向往冬天
在西北,冬天

是一道高耸的坎
是青海西藏
西去路途上的两个符咒
善神在洁白里睡着
搭救之手枕于脑后
死亡醒着,游弋着
可我不能揣度他的空间

风掠过青海

起风了,风
从偏东偏南来
一阵缓,一阵紧
吹着万事万物

王维和李白老了
不再在风中做游戏
风空了,简洁了
就像一把又短又粗的刷子

在菲律宾女佣的手下
掠过青海
掠过楼市的繁荣
掠过塑料垃圾的萧瑟

当它吹过我的心和眼时
我想不起唐宋
想不起其他
我看不见青海湖的浪

即使沉默多年
也不会在此时开口说话
我在风中拉一拉衣领
侧着身子走过黄昏

不需要歌声

此刻,我不需要歌声
至少在今天,在明天
在把那些死尸深埋之前

在墓草青青之前
我只要静静地坐着
倾听,但我不需要歌声

以往我曾迷恋着的
藏人,彝人,回民的歌声

故乡割麦者高亢的歌声
无论它们多么优美
让我忘掉生命的牢狱
无论我曾经多么翘首期待

甚至紧紧跟随着歌声
到达西北寥远的天空下
但我此刻还是不需要歌声

它们让我想起春天
想起更早时候的亲人团聚
想起一个诗人的预言

天空万里无云,只是
为了使我更加悲伤,歌声
也只是为了把我再次放逐

碎片

我说过云朵的碎片
河流的碎片,文字的碎片
甚至丝绸的碎片

现在轮到大地碎片了
大地的碎片就像白轮船
一条船上,一个灵魂

有两种说法:一种说
水手往西了;一种说
见证的人各自回家了

而我把自己的心
借给那些受伤的人
它想着碎片,就成为碎片

在这个叫做故乡的地方
我失去了故乡
我在两种传说里彷徨

河流

今年夏天,我漂泊两条河流
如果我来自干旱少雨之地
从小不谙水性,但我这样爱河
如果我跟着河流,从源头到河口
从上游到中游;如果在中游

河流拐弯,把我抛弃岸上
而后头也不回,汹涌东去
带走白昼,带走李白的诗篇

如果不识水性,只是旱地的一株植物,我只能站在河岸上
目送河流远去;如果我这样爱河
会发现另一条河流汹涌而来

在我的内部,沿着坚硬的河床
带着蛋白和氧,带着泥沙和珍珠
从大地的脚跟到天空的头脑
周而复始,不会停止。如果

能听见,它就发出雷霆般的轰鸣
如果能看见,它镀着太阳的金色
如果能体会,它悲伤而雄浑
沿着皮肤的边界,带我走遍世界

梦里回家

如果年轻时远走他乡
如今老了,膝前没有孝子
故乡没有房子。那就是梦里回家
功名尘与土,道路云和月

如果故乡一派灰色静默的景致
山河还在,但左邻右舍不见
万户新萧瑟,鬼魂又唱歌
那就是梦里回家。梦里回家

依然悲切。如果陌生人嘴皮在动
没有声音,如果在哭泣
却没有流出眼泪
那是梦里回家

梦里回家啊!依然悲切
如果传言他成名成家,腰缠万贯
回来时却孑然一身,两手空空
站在低矮屋檐下
那就是梦里回家

如果父母双亡,尸骨无存
没有家产变卖,没有地界划分
只有一片白茫茫大地无际涯
那就是在
梦里回家

冬日 (外二首)

东永学

刚发出一声问候
十二月又走向月中
拐角处邂逅一群乌鸦
深黑色的沉默
是不是在对抗冬的辽阔

和白雪的艳遇
很吝嗷的一两次
高脚杯里的红葡萄酒
冻结了浪漫的想象
红泥小炉里火光浮动

小雪飘飘飘走了
大雪在做盛装准备
靠文字取暖
是我过冬的唯一方式
乡下河道结冰了吗
是否有小孩玩着冰车

琴山

琴山,在神话里
一对神仙眷侣手拉手
漫步在红枫林中
琴房窗口上一对五彩鸟
厮守琴瑟和鸣的和谐

琴山,在传说里
伯牙绝弦的那个山崖
刻着几个红色大字
山路上背向的两个身影
敲响知音间的木鱼

琴山,在清风里
奇花异草长在琴弦上
弹琴的那一双素手
厚茧缝满了时光尘埃
木琴匣长成别有洞天

大雪

天气预报说:大雪无雪
一个晶莹剔透的节气
一下子显得灰头土脸
寒号鸟立在枝头叫醒寒冷

大雪来了看不见雪花
求偶的老虎风寒无阻中出发
南方有一种兰草发芽
北方蜷缩在冰天雪地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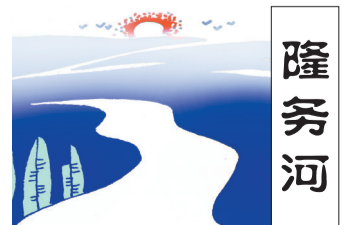
大雪的长路尽头
有梅树在等待一个人
他给二十四节气
写过祭文,还敬过酒

去,身后也肯定跟着一大群围观的人。

再后来,我去省城,看城里风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看身旁一张张精致又陌生的面孔。最初记忆里对“远方”的印象日渐模糊,情不自禁想起生我养我的小村庄,那里曾经洒下许多欢乐。

如今,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城市边缘人,看拥堵的街道、看喧嚣的街景、看华灯初上、看灯火阑珊,匆忙地从人流中穿过,来不及停下来歇口气,身心倦怠。

不觉间,想起我在远方的家乡,真想时光倒流。感受那里古老的传说在溪水中流淌,感受充满宁静的炊烟村落里泛起一抹抹安详……



远方的家

李静

小时候,远方是一件新衣,一张车票,几元零花钱。

那些凡是省城来的“工作人”都非常受人待见,他们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脸上白白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从他们身旁经过还会有好闻的味道。他们说一种叫“普通话”的语言。

而我们只需要在他们身边静默地看着他们,哪怕男孩子的头发长一点,也是极好看的。他们举手投足之间许多优雅,总之,哪里都是好的。

一听说谁家孩子考上大学了,必然是春雷般的响声,那意味着那个孩子又要去远方了,去吃“公家”的饭。可以用粮票在食堂打饭,可以有运动衣穿,可以有一个体面的背包,可以坐一趟班车,坐在靠窗的地方看外面的风景,羡慕煞人也!

总觉得外面的风景是最美的,从书本中看到大海,觉得去趟海边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可以赶海,浪花退去的时候可以捉到小虾、贝壳,可以听到小螺号的声音,可以看太阳在海平面升起,我可以挽起裤角追着海浪跑,无限神往。

母亲也可以去远方,她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去县里开会。走的时候穿一件绿色的“巴拿马”上衣,我拉着她的衣角哭喊着不放,我说你一定要带我去啊,要不我不叫你妈。母亲还是走了,丢下我拉着父亲的手独自啜泣,一次次踢着脚下的石子。

过几日母亲返回来,从包里拿出有水果香味的橡皮擦,还有一种鲜艳欲滴的大果子,甚是诱人。一口咬下去,又赶紧吐出来。这究竟

是什么啊,这么好吃!那种叫“西红柿”的果实第一次见,心想如此好看的果实怎么就那么好吃呢?还不如,还不如买个苹果好呢。

小学三年级,有个大伯从台湾回来,那才是真正的远方。听大人们说大伯先要去美国,再去上海,再到县上,最后才到我们村里。要坐飞机、轮船、班车,闻所未闻的交通工具!我的同学们拿着菊花坐在坪上等他来,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菊花快要被炙热的阳光晒蔫了。只要一有辆车经过,大家都会站起来,不约而同地说:来了吧,来了吧……

大伯终于姗姗来迟,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红色碎花领带,亲切地与大家握手,我们将他围得水泄不通。他一个个问这孩子是谁家的,叫什么名。旁边的大人忙不迭地说这个是双喜,那个是彩妹,右边的是小云,左边的是三月花……他拿着我们做梦都见不到的小玩意,那种有黄色绒毛,打一下可弹很高的宛如皮球一样的东西;有用来扎头发的橡皮筋,两头吊着两个猪头图案。总之,每一样东西都是美好的,每一个都贴上了远方的标签……

在我们眼里大伯展现给大家的是他在台湾的光鲜与优越,比如那一套价值不菲的西服;那些新奇好看的洋玩意;出手阔绰的

馈赠;还有他好听的又绵软的话语,如沐春风……可大伯说他在台湾无儿无女无伴侣,天天思念他在远方家里的亲人,期盼早日团聚。他在坟上长久地跪地不起,捧起一把泥土包到随身携带的手绢里,站在旁边的我替手绢感到惋惜,那么好看的手绢怎么可以用来包泥土?

他说下次归期是不知什么时候,或许永远都回不来了,永远都要躺在台湾的土地上了。说得身旁的大人们泪水涟涟,还有大伯曾经订的娃娃亲,如今是我大妈的老妇人,她也忍不住用衣袖一次次拭着眼角。

据说大伯和大妈在小的时候被家长订了娃娃亲,后面大伯因故去了台湾,一别数年,杳无音讯。大妈待在闺中等大伯无望,嫁给了大伯的弟弟,生儿育女。而后来,大伯的弟弟也是因故逝去,留下大妈一人拉扯孩子,过得甚是辛苦。

大伯在乡中走亲访友,假期结束后不得已离开家乡,又一次踏上台湾的路途。一一和村上的老者们握手道别,场景甚是悲壮。而我等夹杂在人群中捉迷藏,玩弹球。

然而,后来,大概十多年之后大伯还是回来了。他和他从小订的娃娃亲,我的大妈结婚了,全村人为他们送去祝福。按他的话说他买

断了和台湾的关系。舍弃职位、舍弃待遇,只为回到让他魂牵梦绕的家乡。据说陪同他回来的还有一张光碟,那是大伯在台湾的一切,陪他生活了几十年的友人,都留在光盘里。有时候大伯看了哭,哭了看,那情景忍不住让人动容……在大伯那里,以前他所思念的家乡是他的远方,而此时,他所惦念的台湾却成了他的远方,夜夜走进他的梦里。

如今,大伯永远地躺在故乡的土地上了,那些曾经的辉煌连同他曾经的牵挂一并被风吹落,被风吹落的还有那些陈年旧事。去年春节,大伯还拿出关于他的所有军功章,一一介绍,几多自豪,几多惆怅,大妈依在他的身旁如少女般用崇拜的目光望向他,满是爱慕……

远方,一直对自己是个莫大的诱惑,以为走出大山就能碰触到美食;走出那条沙路就可以看到车水马龙;以为山那边的风景永远比这边的好。

记得小学四年级时,母亲带我去乡医院,看到一个下队的阿姨带着她的孩子。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红红,另外,红红还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裙子。我想我如果是红红就好了,可以随意地穿裙子。在我们那个闭塞的村子里,恐怕有好多人都不知道裙子为何物,如若穿出